

罗斯宁选注
黄天骥审订

辽金元诗三百首

岳麓书社

1222.746

2

3

578/18

辽金元诗三百首

罗斯宁选注 黄天骥审订

岳麓书社

B 674.631

责任编辑 王德亚
封面设计 胡 颖

辽金元诗三百首

罗斯宁 选注
黄天骥 审订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)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9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 270,000 印张: 10.875 印数: 1——14,500

ISBN7—80520—209—5/I·120

定价: (精)5.45 元 (平)3.95 元

〔湘岳90—2—7/8〕

前言

辽金元三代，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位置。如果和唐代、宋代以至后来的清代相比，这三代象是群山万壑中的峡谷地带，它没有高耸入云的峰岳，却不乏别有情趣的奇花异草和清溪幽涧。摆在读者面前的三百首诗歌，就是这三代诗坛的优秀作品。

在我国历史上，辽金元三朝，是原来聚居于北方的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相互更替，统治中原地区的时代。

大家知道，公元十世纪，契丹贵族崛起于北方，建立了辽。公元十二世纪，女真族建立的金，代辽而兴，辽、金与宋南北对峙。到十三世纪初，蒙古铁骑以风卷残云之势，横扫欧亚两洲，中国大江南北，归于一统，多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宣布结束。一个“北逾阴山，西极流沙，东尽辽左，南越海表”（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）的声威显赫的元朝，出现在古老而又多难的土地上。元立国历时约九十年，最后被汉族人民起义军逐出大都，蒙古贵族率部北归大漠，权势荣华，终于烟消云散。

这三代，是火与血交融的年代，是中国各族人民经济政治势力犬牙交错、互相消长的年代。

这三代，诗坛的基本面貌是怎样的呢？

辽入主中原，凡二百年，但留存下来的诗作不多。从现存的散篇遗帙看，比较优秀的诗人，契丹族有耶律弘基、萧观音、萧瑟瑟等，汉族有赵延寿、王枢等。其中，寺公大师的《醉义歌》用契丹文写成（后由入金的耶律楚材以汉文译出），是最能反映辽人风貌的长篇。金代诗歌则远比辽代丰富。元好问曾编《中州集》，选录了除他自己以外的二百四十九位诗人的诗篇，把金代可传之作包罗殆尽。

一般来说，我们可以把金代诗歌的发展，区分为三个阶段。金开国之初，诗人如宇文虚中、吴激等辈，多是由宋入金的汉族知识分子，他们或随父兄北降，或为宋朝使臣而被留用，或因种种原因仕金不返。“南朝词客北朝臣”，这些“贰臣”，往往又心怀乡国，内心颇为矛盾。于是，去国怀乡的主题，成了金初诗题的基调。这一阶段，除了金主完颜亮的雄健的笔力，“一咏一吟，冠绝当时”，表现出政治家的气魄外，诗家风格以凄婉隐忍，表现出灵魂深处的颤抖者居多。

大定年间，金朝立国已历五主，政治秩序渐趋稳定。他们对外与南宋达成和议，对内采取开科取士羁縻汉族知识分子、和缓各阶层利害冲突的政策，取得了经济上的短暂繁荣。这一来，诗风也渐渐转向靡曼。当时诗坛盟主蔡正甫、党怀英等，都唱出了承平闲适的调子。有些人则从修辞炼句方面下功夫，从摹写山水烟云变化的神韵方面下功夫。当然，就诗歌技巧的发展而言，这也有可取之处，但徒事藻绘，容易出现内容浅薄的毛病。胡应麟说：“大抵金人诗纤碎浅弱，无沉逸伟丽之观。”“或以诸子赵宋遗黎，漠然于宗国之感，而从事诗歌者。”（《诗薮·杂编》卷六）可谓切中要害。

贞祐以后，情况变了，蒙古逐渐强盛，金室逐渐衰微，曾经

逼赵宋南渡的金朝，却不料自己也走上了南渡的道路。在内外交困、兵困民疲的情况下，升平的调子唱不下去了，揭露现实矛盾、忧世伤时之作，成了当时诗歌的主流。以赵秉文、赵元等人为代表的诗人，沈郁顿挫地唱出了人民的心声。这一阶段，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元好问，以高亢清雄的气度，把金诗推上一个新的水平。

如果我们把金代诗风的发展画一轨迹，那么，大致可以看到，它在渡过辽代粗糙的平面以后，呈现出一个前低后高的“马鞍形”态势。

元代诗歌现存三万多首，清代所编的《元诗选》及其续编，选录了二千六百多位诗人的作品。从数量和质量而言，元代诗歌又胜于辽金两代。过去，人们只惯于称道元代杂剧的兴旺，而对元诗的发展不大注意。其实，元诗上承唐宋，成就也是相当可观的。

元诗的发展，以延祐（公元1314）年间为界，可分为前后两期。

元前期诗人以耶律楚材、刘因、方回、赵孟頫诸人为代表。这些人，或是居住在北方，看到金室的逐渐倾颓；或是生活于南宋，看到这小朝廷的彻底覆灭。由于他们均由宋金入元，身世遭际虽有种种不同，但在新朝的卵翼下又忘不了旧朝这一点上，则是一致的。因为，元蒙初期的统治者，也和辽金开国之君一样，虽然也懂得运用羁縻汉族文人的政治手段，但华戎畛域之见和南北界限没法一下子消除，狭隘的民族情绪深入骨髓，所以，“贰臣”们往往忐忑难安，有人长歌当哭，有人婉转低回，总之，故国之思，沧桑之感，又一度成为诗歌的主题。

元后期诗人则以虞、杨、范、揭四大家和萨都剌、杨维桢、

王冕等人为代表。这个时期，元朝正式恢复科举制度，经过长期战乱的经济逐渐走向繁荣，社会秩序比较安定，较多的人虽对各式各样的问题心怀不满，但总的来说还是采取与元蒙合作的态度。而且，这时候有成就的诗人，往往是处于高位，生活比较优裕者居多，他们更热中于对诗歌技巧的追求，力求吸取唐诗神髓，在“宗唐”的基础上“新变”。就诗歌的内容看，艳体、爱情之作多起来了，这里固不乏真情生动的篇什，可惜许多人缺乏阔大的胸襟和尖锐的目光，作品容易伤于浮浅。胡应麟说：“元人诗如缕金错采，雕绩满前”，这判断是不无道理的。当然，这是就大体而言，在诗坛崇尚雕饰时，仍有忧国忧民的诗人在。如王冕，多以朴直豪放之诗反映民生疾苦，在元末诗坛独树一帜。

金元两代入处中原地区后，兴衰的轨迹大致相同，其诗歌创作发展的趋向，也大致接近。它们前后连接，宛似叠印的画卷，这现象颇堪寻味。

二

辽金元三代，又是中国各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年代。

契丹、女真、蒙古这三个少数民族，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前，社会形态均处于从氏族公社过渡到奴隶制阶段。当他们不断向南扩张，面对着汉族人民居住的社会时，又迅速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。同时，高度发展的中原文明，象磁石一样，对他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：“定居下来的征服者，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，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。”又说：“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件事情，即奴隶成了主人，征服者很快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，接

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格”。(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)辽金元三代的历史,证实了马克思、恩格斯论断的正确。塞外的铁骑,每向关内推进一步,也就向中原文明靠近一步,向被教育的位置走近一步。当然,古往今来,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,都在某些方面,优越于其他民族。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,也吸取了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文化,丰富了自己,发之为诗,便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采。

然而,文化交融,总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。落后的文化,往往通过其代理人,顽强抗拒与先进文化接触。辽诗留存至今的甚少,这显然与辽代勃起时期统治者严禁辽汉文化的接触有关。据辽法,辽书“传入中国者法皆死”。人为的隔绝,自然延宕了文化的交融。金世宗便竭力扭转文明的走向,他下令,凡大型宴会,“命歌者歌女真词”(《金史·世宗纪》),重现女真旧俗,推行女真文字,以此限制汉族文化的影响。蒙古族贵族统治者的做法也与此相类。但是,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”,各族文明交融的趋势,不可遏止。就金代而言,即在女真族的上层人士中,也不乏对汉文化崇拜到五体投地的人。象金熙宗,他竟把那些女真族的开国贵族,视为“无知戎狄”;难怪一批屡建军功的奴隶主,则觉得熙宗“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”(《大金国志·熙宗孝成皇帝》)。其后,海陵王更“嗜习经史”。他们鄙视女真固有文化,真到了数典忘祖的程度。被征服的奴隶,成了文化的主人,而作为文化热点的诗坛,也成了文化交融后迸发异彩的花坛。出身于少数民族的诗人,象耶律洪基、萧瑟瑟、耶律楚材、耶律铸(契丹族)、元好问(鲜卑族)、贯云石(维吾尔族)、萨都刺(蒙古族)、马祖常(雍古部)、迺贤(葛逻禄氏)、丁鹤年(回族)等人,受到了中原文明的滋润,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诗篇。

出身于少数民族的诗人,其作品风格,一般显得高亢粗犷。

这一点，尤以辽代契丹族的诗人表现得最为明显。契丹族连妇女也知晓军事，而一些入辽的汉族诗人，或是将门子弟，从小习武；或于鞍前马后，参预戎机，连诗风也略近骠悍。显然，塞外风光，使马背上的歌吟亢壮豪放，飘出蒜酪般的香味。又如金代的元好问，他是北魏拓拔氏后裔，很不喜欢纤细的格调，乃至于把作风柔媚的秦观的作品嘲为“女郎诗”。而他对豪迈的作品则推崇备至，象北齐时代的《敕勒歌》，元好问赞美说：“中州万古英雄气，也到阴山敕勒川。”至于他自己的作品的独特风格及其创作主张，正好是北方少数民族刚健英杰气概的体现。

辽金元三代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趋势，是明显的。但从诗歌创作总的倾向看，这三代依然继承唐宋诗坛的遗绪。宗宋，或者宗唐，是这三代许多诗人创作的皈依。

辽与北宋，金与南宋，实际上是一先一后共存于中国土地上的不同行政区。对宋（包括南宋）来说，在政治上无法统治北方，但在文化上北方则依然接受它的影响，辽金诗坛，仍然不过是宋诗的一翼。史载，苏辙曾出使于辽，他亲自看到辽人对苏轼诗歌崇拜的程度，兴奋地向苏轼诉说“每被行人问大苏”的经历。王辟之《澠水燕谈录》也说：“子瞻名重当代，外至戎虏，亦爱服如此。”苏轼诗歌的风格，无疑最能体现宋诗以事理见长淋漓泼辣的特色，所以，学苏实即以宋诗为矩矱的同义语。

至于金诗，受宋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。清朝庄仲方在《金文雅》序中说：“金初无文字，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；太宗入宋汴州，取经籍图书，宋宇文虚中、张斛、蔡松年、高士谈先后归之，而文字煨兴，然犹借才异代也。”的确，金代与辽代一样，许多诗人本来就是宋人。这些人，无论是仕是隐，也无论其降金是真是假，但无法摆脱长期沉浸在中原文化圈中所受教育的影响。

即使生活在金代后期的诗人，也是一下笔便有宋味。《艺苑卮言》指出：元好问所编的金诗选集《中州集》，“其大旨不外苏黄”，认为金代诗人都跳不出作为宋诗代表的苏东坡、黄山谷的圈子。遑元好问也说：“百年以来，诗人多学坡谷。”这些，都准确地道出了一百多年金代诗坛的基本事实。

元代诗人则重视向唐代的诗风学习。在元初，王恽提出了“宗唐”的创作主张。有人则认为还该走得更远一些，要向魏晋诗歌学习。苏天爵说：“国朝平定中原，士踵金宋余习，率皆笨豪衰恭，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。”（《书吴子高书稿后》）所谓清新飘逸，实即提倡诗宗魏晋。说得最透彻的是仇远，他声称：“近体吾主唐，古体吾主选。”选即《文选》中的魏晋古诗。以仇远为代表的主张，实际上贯串着整个元代诗坛，正如欧阳玄在《罗舜美诗序》所指出的：“我元延祐以来，弥文日盛，京师诸名士，咸宗魏晋唐。”

辽金诗坛宗宋，是因为它们与宋同时存在，时刻感受到宋诗发出的热力；有些诗人，则是更改了衣冠的宋人。所以，辽金诗人对宋诗有特殊的感情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元则在辽金之后，除了建国之初那些宋室遗民依然崇尚宋诗外，更多的人，显得能够比较超脱，能够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对待各个时代的诗风。

元代许多诗人以唐诗和魏晋诗为皈依，这是由于他们不满意宋代以文为诗，以理入诗的倾向。应该承认，宋诗有其独特的价值，宋人在表现形象方面，也有不同于唐人的思维方式，但宋人确少注意对意境的酿造，因而往往显得缺乏含蓄醇厚的美。元人提倡宗唐和宗魏晋，意味着他们看出了宋诗的不足，力求改变宋诗的流弊。在这方面，元诗对中国诗歌的发展，是有自己的贡献的。不少诗人，在学唐、学魏晋的基础上，又有所创新。象刘因、

虞集、杨维桢等人，就写了许多具有审美价值的诗歌。特别是杨维桢，他把李贺的奇诡恢宏与竹枝词的通俗流畅熔诸一炉，追求变化和创新，把元诗的创作推进了一步。

然而，就整个元代而言，象杨维桢这样的诗人，毕竟属于少数。多数人，则只停留在“学”字上下功夫，这势必沦于模仿，缺乏新意。加上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，好些诗人走进了象牙之塔，难免过多地追求文字技巧。胡应麟说：“宋人调甚驳，而材具纵横，浩瀚过于元；元人调颇纯，而材具局促，卑陋劣于宋。”陶瀚也说：“论气格，则宋诗辣，元诗近甜；宋诗苍，元诗近嫩。论情韵，则元为优。”他们对宋诗和元诗的比较、评价，是很有见地的。也正因为辽诗、金诗是宋诗的一翼，那么，辽诗、金诗与元诗之间的高下得失，我们由此也可以约略窥见。

三

辽金元三代诗坛，虽然有时提倡宗宋，有时提倡宗唐，但诗歌必须表达真诚的感情这一论点，则经常被具有真知灼见的诗人和理论家们提起，它象闪烁不定的灯光，或明或暗，却是一直不断的映照着三代诗坛。

在金代，有影响的诗人兼学者王若虚，在主张文章应该以意为主的基础上，认为只有“发乎性情”的“哀乐之真”，才是“诗之正理”。在《论诗》中，他指出：“文章自得方为贵，衣钵相传岂是真。”他嘲笑写诗“衣钵相传”的倾向，无疑是反对诗歌创作单纯从事模仿。因此，当金代不少诗人翕然群起效法黄庭坚诗风的时候，王若虚毫不含糊地指出：“鲁直论诗，有夺胎换骨，点铁成金之喻，世以为名言。以予观之，特剽窃之黠者耳。”在《文辨》中，

他又大声疾呼：“夫文章唯求真是而已，须存古意何为哉？”这些议论，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。

金元之交，元好问把“真”和“诚”置于文艺创作最重要的位置，他曾反复强调，“诚”是创作之本，在《论诗三十首》中，又特别强调自然淳真，如说“一语天然万古新，豪华落尽见真淳”，“眼处心生句自神，暗中摸索总非真”；“心画心声总失真，文章宁复见为人。”他总是把“真”作为判别创作得失的标准。在元好问以后，杨维桢在元代也高张“写真情”的大纛，他一再提出：“诗者，人之情性也。人各有情性，则人各有诗也。”“诗本情性，有性皆有情，有情皆有诗。”（《东淮子文集》）这些话，说得十分明确。由于王若虚、元好问、杨维桢等人均在文坛中享有盛誉，他们的主张，很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纵观辽金元近二百年的诗坛，涌现出的真性情的好诗也真不少。这三代，战乱频仍，诗人们不得不面对惨淡的人生；有些人颠沛流离，感情涸洞，便写出了许多反映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以及揭露统治阶级黑暗之作。这些作品，往往是愤世嫉俗，血泪交迸。在辽金、金元和元末等政权交替的几个时期，忧愤之作出现得特别多。其中，象金代李俊民的《乱后寄兄》、赵秉文的《卢州城下》、赵元的《邻妇哭》、辛愿的《乱后还》，以及元好问的《雁门道中书所见》等，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苦况，使人魂惊魄动。又如元代方回的《苦雨行》、戴表元的《剡民饥》、杨维桢的《海乡竹枝歌》、张翥的《人雁吟悯饥也》、迺贤的《新乡媪》、萨都刺的《征妇怨》、张养浩的《哀流民操》、王冕的《伤亭户》等，也都从不同的角度，控诉统治阶级对人民大众的荼毒。这一类诗歌，尽管在辽金元三代中数量不算太多，但它们继承了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。在艺术上，一般也是笔锋锐利，语言明快

质朴，感情真挚自然，不仅徒具认识的价值。

辽金元三代诗歌的佳篇，多是作家受到压抑，思想上的各种矛盾互相撞击，从而迸发出的感情真率之作。在当时，民族矛盾，国家兴废，与诗人们安身立命有直接的关系。因此，眷怀家国，情关废兴是当时许多诗歌的主题。在新的政权交替的前前后后，这一旋律更是在诗坛上反复萦回，谱出了一首首或是激情跌宕，或是柔情缱绻的诗章，象宇文虚中的《在金日作》、高士谈的《不眠》、《秋兴》诸作，把国仇家恨交织于胸，在沉郁的外衣下掩饰着炽热的情感。至于元好问在金元易代之际，进退失据，感情忧郁，发而为诗，便如地下的岩浆般喷薄而出。清人赵翼在《瓯北诗话》中说他“生长云朔，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，又值金源亡国，以宗社丘墟之感，发为慷慨悲歌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”。非常中肯地揭示出元好问诗歌的特质。元代郝经、刘因、赵孟頫等人所写的诗，也大都流露出在复杂的环境中汉族知识分子苦闷彷徨的心境，他们或是怀才不遇，或是忧谗畏讥，或是在仕与隐的问题上摇摆不定，这种感情流于笔端，无论表现为萧疏闲适，还是慷慨悲叹，婉转低回，都使人感受到血肉的温热。象方回的《有感》、刘因的《秋莲》、赵孟頫的《罪出》等，就属于这一类歌哭笑啼均有真泪的作品。有时候，诗人家国兴亡之思，往往通过历史题材曲折表达，象赵孟頫的《岳鄂王墓》诸作，显然充塞着凄凉的黍离之感，其中真情泽沛，感人肺腑。

描写祖国山川或田园风物等自然景色的诗篇，在辽金元三代诗坛上也显得相当出色。一些出身于少数民族的诗人，象耶律楚材、萨都刺、迺贤等，以雄奇的笔力表现西域与塞外风光，他们的景物诗充满生活气息，读来令人心旷神怡，而更多的南方诗人，由于种种原因寄情山水，他们往往能对自然景色观察入微。象金

代蔡圭的《雷川道中》，王庭筠的《游黄华》，段继昌的《春早》，王郁的《春日行》，元代王恽的《首阳晴雪》，陈孚的《居庸叠翠》，《潇湘八景》，刘因的《山家》，方夔的《早行》，于石的《半山亭》，杨维禎的《庐山瀑布谣》，以及虞、杨、范、揭四大家许多篇什，都以笔触细腻，词句清丽为人传诵。这些诗人从自己的性灵出发，各走各的路，从而使自然景物诗的创作，呈现出百花竞放的局面。

一般来说，金元除了一些来自少数民族的诗人以及具有特殊经历者外，多数描绘自然景物的作者，兴趣集中于审美客体的局部，或者细部。他们着意于细致的描绘，他们有极其敏锐的感受能力，善于捕捉自然界中声色细微的变化，捕捉审美主体内心世界细微的律动，并用流畅的语言表达出来。显然，他们在诗歌审美创造方面的独特成就，不应受到忽视。过去，有些学者格于传统观念，认为这三代的诗，尤其是元代的诗，伤于“秣”、“纤弱”、“绮丽”，给它许多贬辞，这是不够全面的。

以下，顺带谈谈本书编注的一些问题。

对于辽金元三代诗的编选，以往主要有金代元好问的《中州集》，清代顾嗣立的《元诗选》、顾奎光的《金诗选》、《元诗选》，张景星等的《元诗别裁》，近人陈述的《全辽文》、陈衍的《辽诗纪事》、《金诗纪事》、《元诗纪事》，建国以后章夷荪的《辽金元诗选》、王叔磐等的《元代少数民族诗选》及周惠泉、米国治的《辽金文学作品选》等，但真正将三代诗篇选为一本的，似乎只有章本。对比起其他时代的诗选，辽金元三代诗篇的编选研究，还是相当寥寂的。我们这本《辽金元诗三百首》，在广泛吸收前人选本之长的基础上，博览各代诗人现存的别集、合集、总集，尽可能搜集有关的笔记小说、诗话中散见的篇什，力图选取三代诗人在各个时期、各种题材、各种风格流派的佳作，兼顾诗篇的思想性，不以人废诗，

也不囿于前人之说，以求全面地反映辽金元诗发展的面貌，为研究者提供较为集中的材料，也使读者得到多样的艺术享受。

在作品的编排方面，按作者的生卒年先后排列，无法确定生卒年者，按生平事迹和作品内容所反映的时代来插入相应的位置。对于同一作家的作品，按五古、七古、五律、七律、五绝、七绝分体编排，乐府归入古诗。

在注释方面，诗前有作家小传，介绍作家的生平、主要创作主张和创作成就，以及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后人的评价等，便于读者理解作品。注文以疏解疑难词义、领会原诗意旨为主，兼作简明的校勘。比较容易理解的词语不注，疑难词语征举典实，力求注解准确。有不同解释的词语，辑录有关资料，并行列出，以资研究者参考。注文后有简评，或介绍背景，或剖析诗意，或欣赏语言艺术，或援引后人的评价，但不一定面面俱到，也不一定每篇皆评，视具体情况而定。

本书由罗斯宁编选校注，黄天骢审订并撰写前言。在编选过程中，曾得到王起老师的关注，谨表谢忱。

黄天骢

一九八九年八月

目 录

前言	(1)
----	-----

辽诗选

赵延寿

失题	(1)
----	-----

耶律弘基

题李俨《黄菊赋》	(2)
----------	-----

萧观音

伏虎林应制	(4)
-------	-----

怀古	(5)
----	-----

萧瑟瑟

讽谏歌	(7)
-----	-----

王 枢

三河道中	(8)
------	-----

马 植

绝句	(9)
----	-----

寺公大师

醉义歌	(10)
-----	------

金诗选

宇文虚中

在金日作	(15)
------	------

题平辽碑	(16)
------	------

吴 激

早春····· (17)

同儿曹赋芦花····· (18)

题宗之家初序潇湘图····· (18)

张 斛

海边亭为浩然赋····· (20)

将渡江····· (21)

蔡松年

夜坐····· (22)

邢具瞻

出塞····· (24)

蔡 圭

医巫闾····· (25)

雷川道中····· (26)

高士谈

不眠····· (27)

秋兴····· (28)

施宜生

题平沙落雁····· (29)

题都亭驿····· (30)

刘 迎

修城行····· (31)

题吴彦高诗集后····· (32)

莫州道中····· (33)

党怀英

宿旧县四更而归道中摭所见作《行路难》····· (34)